



長洲汪氏重葺宋本劉氏詩說一冊

□ 12
373
1



和
425
1

東京書局
學校圖書

所錄文
有陶那

宋本劉氏詩說

五月一日九日錢物

道光戊子仲冬重刊

藝芸書舍藏板

汪閔原觀察家藏宋槧劉氏詩說舊闕第二
第九第十計三卷久欲重雕公諸海內終以殘
闕為憾留心購訪者積有年矣適鈕君非石從
嘉興錢君夢廬處借得鈔本其跋云郡城陳氏
舊鈔本詩說止存第一至第六卷宋槧本所闕
第二卷在焉閔原因出所藏舊本屬余影寫一
通以所借第二卷屬為仿宋本寫之重付黎棗
第二卷中有數字可疑或係傳寫之誤不敢臆



改謹仍其舊閩原收藏既富鑒賞尤精而汲汲於蒐羅思有以嘉惠流傳者用心良厚余故為錄而述之如此尚闕第九第十兩卷他日倘獲睹全璧豈非藝林快事歟道光八年戊子仲冬二日平江孫保安識



詩說序

吾夫子發明至理以垂訓萬世未嘗不援詩以為證中庸大學義理之精微必以詩發之豈聖人之道皆有得於詩所以垂之天下萬世者必待詩而後信耶抑其作詩者皆聖賢之盛耶又况聖人因詩以推廣其義宏遠精

微皆詩旨之所未及洙泗之間諄諄爲學者
言未嘗不以詩爲先彼春秋諸賢執詩以助
其說者何啻千里之繆然後知詩之果爲難
言也似若六經出於聖人之暮年前乎此則
書藏於史禮樂存於名數易爲卜筮其公於
上下之所通習者詩而止爾故不學詩不爲

周南召南者皆不足以爲士誦詩三百固以
爲多而有餘用所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者特學詩之細事三千之徒可與言而終不
與之言者賜與商而止爾聖人蓋予人以共
學而不予人以共知乃如此然則詩人之託
物致意情旨幽遠不解其辭而求之於序序

之與詩文體升降遠不相侔託詩之名演而
爲義者多矣揣詩之義臆而爲說者亦不少
且以漢魏文章之盛辭旨淹洽未嘗有援詩
序之辭者惟東晉補亡模倣序義晉唐四言
皆循其法近世場屋命題乃以詩序同於正
詩儒先有欲去詩序者至其訓釋又多依倣

序意竟亦不能去也克之學詩似若於序無
預固未暇論其合與否也然序之出於詩人
或卜商或大小毛公皆莫得而準序之名氏
猶不可知况於詩乎詩之言辭猶不可知况
其旨乎然則言詩之難其人聖人豈欺我哉
其間又有甚可疑者焉按左氏傳季孫行父

以襄公五年卒不以壽聞者也姑以七十歲
爲準在僖公薨年纔十有一歲安有八九歲
之兒顧乃請命于周用前代未有之典出於
諸卿之右哉函籥函詩函雅函頌見於籥章
所掌說者乃謂盡該於七月之詩其然乎周
宣石鼓之歌審如退之所謂孔子西行不到

秦則祁昭之詩聖人嘗爲之折衷矣何所戾
而不編耶季札觀於周樂時則孔子之生二
十有六年矣其先後次第與今毛氏所傳無
絲忽少異是吾夫子終未嘗置繩尺於其間
也彼所謂逸詩者其逸於未刪之前耶抑逸
於旣刪之後耶聖人於詩纖悉必盡義有未

詩說卷一
五
的則裁而正之辭有牴牾則刪而去之四始
主於文王黍離降於國風皆訓典之大法禮
義之大權非雅頌各得其所之謂乎嗟夫後
死者之於斯文欲如身親見之盛抑亦不知
量也已如以援證之詩言之則是經豈非聖
門之全書乎紹定壬辰十月信安劉克自序

總說

自專門表章以後儒者之於六經盡心焉矣耳爲之訓詁
爲之正義爲之集解使後之學者識所指歸此其所以配
享先聖廟廷者也若曾論之何晏左氏之杜預范甯皆目
之曰集解惟何晏併著姓氏固優於杜范矣近世之解經
者盛於前古一經之說多至數百家要其發明之功能增
益於先儒者蓋寡且聖人諄諄誨人以學詩良以其未易
學也呂成公盡取諸家之說繫以名氏而謂之詩記其所
特見則疏其後纂輯去取遂成其書參以前例皆得謂之

誤如蕭德施之於文選者也良由識見之得失學問之高下皆於是發焉故纂輯之工得以居撰製之名然則詩記其呂成公所誤歟

小雅之詩凡七十有四世傳毛氏之詩而六亡詩不與於什附見於鹿鳴南有嘉魚之中呂成公依蘇氏更之六亡詩得與於什遂有彤弓祈父小旻北山桑扈都人士之什而其次序則依六月詩序之文謂與鄉飲酒燕禮奏樂之次皆合其果孔子之舊乎蘇氏之由庚崇丘仍毛氏之次第者呂成公皆釐正之矣六月之序又果當時詩人之辭

乎是未可知也

漢之專門在詩雖有齊魯韓之異班固謂魯最近之恨未獲見爾以諸家雜引驗之四家之詩不過音字與說之異耳其刪次之本於古先者不得而異也

自古聖王以詩立教其形於聲歌播於音樂相告語於學士大夫與天下之所傳誦講習者唯詩而已其必出於聖賢盡於情性關於天下國家而後其詩傳焉自聖賢不作吾夫子將使後死者得與於斯文列之於經而加刪定焉一辭一義少有未合則從而折衷之如素以爲絢止以

先後之非次而刪之矣如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又以義理之舛而刪之矣如不忤不求何用不臧雖詩之所存已微其義不但以此進子路也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其能三復之者則任其兄子終身之託此又羣弟子學詩之實事也若子貢問荅貧富之說以迎解於切磋琢磨之語雖一時許以言詩而子貢實未之達乃於大學自發之由是以推豈非聖人終未嘗與子貢言詩乎

春秋之際諸大夫之歌詩皆今之所學也于時未折衷於聖人而諸國固已通習之矣似若出於詩人之所詠嘆傳之其國傳之天下已若今之所謂經乎今之所謂經者未必通習之也詩之在當時皆已傳誦習孰若後世之以詔立是學者焉是公天下之所共學者皆詩也書藏於故府易寓諸卜筮惟詩者學士大夫之所通習至吾夫子而後有所折衷春秋所歌皆不類者道散學失才質不足以有知雖聖門猶難予言而况夫人乎此聖人所以諄諄誨人以學詩者也

國風皆以國繫未有以義與人繫之者七月則以豳繫之如邶鄘者也然則以地繫之則猶以國也惟二南不然以

南言則以義繫也以周召言則以人繫也說詩者大抵以分陝爲言分陝之說實不可盡據周官以三公爲鄉老則以鄉分也非若公羊所謂陝之東西也設若果爲分陝必在武王成王之後若文王安得有之如謂二南之詩各出於周召所分之地召南有召伯之詩周南未嘗及周公何哉二南皆文王之詩而有后妃夫人之異又何哉王化有淺深有終始繫之二公必有大旨要之周南召南則自有此詩已有此義美義在南者南言王化也武王未勝殷之前不敢以王化自居託南以言化故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南可以並於雅矣籥者周禮之函籥也二詩皆王業之基也皆籥師之所掌籥以函爲主與王之本故也子夏所謂王者之風諸侯之風抑以后妃夫人爲詩序故演爲此說耶然所謂先王之所以教若指大王王季爾于斯時也召伯安在哉不然以先王爲文王則關雎麟趾非先王矣此粗迹也猶不免於舛

二南之均爲大妣不可指爲他人決矣二南之首皆以鳩爲比若豐鎬自有王睢其曰睢鳩亦鳩類也皆指大妣之同於文王也周南詩辭自是天子之事召南詩辭自是諸

侯之事或者文王之爲西伯也風化之所形如此國人歌之矣迨其虜芮質成受命作周王者之制既備應門臯門靈臺靈沼追王之禮上及后稷國人歌之文王之始終如此不可得而一也亦不可得而沒其實也以前日之詩別異於受命之後是以不容於不分蓋周之至德十亂之力也故以周公爲王者之風召康公相文武日闢國百里是以不容不以召公爲諸侯之風周公爲首召公次之欲繫之周公繫之召公理亦宜爾文王之詩王者之事不可以爲諸侯諸侯之事不可以爲王者遂以二南別之後世以

私說爲勝謂文王決不受命以小儒之見揣摩數千載之上事之窒礙皆以強辭勝之至於二南其說不通豈復顧計哉往往專以泰誓無文王之辭而武成有之以此爲證曾不思武成曰先王建邦大王王迹縱以爲出師告名山大川之辭豈有師未及商勝負未決倉猝軍旅中已備追王之禮如此但後世習見秦漢以後玉璽之說乃謂自堯舜以來皆若是雖不以此立論而大意似矣豈知三代之前以諸侯之歸爲受命之實堯舜之朝覲亦然克於書說論證甚多非若儒者偶見泰誓無文王之辭遂藉以亂聖

人之大典也

詩序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者大氏模倣孔子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之一語耳以孔子之意而觀子夏之言子夏失聖人之旨多矣其累關睢也不亦深乎今觀二南之序大抵皆類子夏之文他詩皆然夫子既亡子夏老於西河西河之人疑於夫子當時之所尊事者視吾夫子不及焉是以果於自信負亂聖人刪詩之旨後學因襲而不能自悟耳

二南立名之旨是有大焉者非深得文武周召一時王道之本原未易可知也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亘古大聖人會聚於一家之內其所形見必有大過人者自生民以來未之有矣吾夫子發明取商一事旨趣甚深克於書說備言之矣當時所謂至德者不獨文王一人有周公有武王是以此事如此醇懿魯論曰武王曰吾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何嘗專歸之於文王是文武周公之外又有十亂共成此至德蓋一代之盛節唐虞之所不及此吾夫子之所重歎也後世不足以知

此強以此事歸之文王而後吾夫子之旨大繆矣知此而後可以言文王之詩繫之周召者爲可推矣

南之爲言無他義也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義止於此文王之化自閨門以達之天下道化之行格於人心及於動植聖人之盛德也文王未嘗改物而化極於聖人之所難能故以南言之不以王化言而託之於南者臣事之節未改也不繫之文王而繫之周召者蓋所以共成周家之至德者二公之力故以是明文王之心焉若其詩則當時詩人之所歌詠而不可掩沒者也然周南之化

深於召南周南之旨大於召南其詩及於召公而不及於周公者道本文王不以周召爲斷所以成周家之至德者周召爲之冠固宜居之而不辭也

吾夫子謂伯魚爲周南召南者何也三百篇之多獨有取於是蓋當時之可學者唯有詩而已爾二南者猶今世小學之蒙求爾人而不學是宜其無知也猶小子何莫學夫詩之意人而不爲二南則猶未之學也故曰猶正牆面而立非謂二南能盡天下之理備爲學之能事也

介甫之辨二南似專以詩序爲斷而以詩辭證之此却止

爲見理未明徇詩序而不知詩意耳若詳味詩意得明則詩序可略矣詩意本也詩序末也徇末而弃本可乎但觀召南詩序便似與詩意相遠若周南之序與詩意背繆特甚但作爲文辭以夸之耳害於詩之大者也

言易者類以象數極其推演而出於易書之外言詩者類以名物極其推廣又出於詩辭之外皆儒者之深累也易之理義詩之旨趣終若銷蝕其有存焉者寡矣

詳觀詩序其間似若採詩中一辭以爲據而後之儒者遂依序之辭演而歸之於詩此固差舛之大者也今世類以

序與詩爲一人之言渾而同之愈遠愈差但見詩序之義之易通而詩人之旨不暇問也詩序顯而易見詩意隱而難知能通其序遂以自多又將以教人也惜哉惜哉

邶鄘衛之詩似以地爲別均之爲衛也其事則相參錯焉若二南則不然周南之風雖異於召南皆文王之時也係之周公召公者託之以爲別耳

詩序演文固後來講師之辭其支離者呂成公言之矣若美若箴若刺若疾亦恐非當時所書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何等語哉使果有之豈耻言人過之義又有以謚書而

述其生平行事皆若後人追述之辭然詩之爲追刺者亦鮮大抵臆而爲之說爾文之卑陋止似唐世文章未可望晉宋也

春秋諸大夫之歌詩若不與事類甚矣其不足以知詩也詩之不易知於是以詩序之易曉而求其旨而詩意遂大遠矣不足以知詩猶可略繆認詩意浸以訛舛流而不可返其害於詩深矣又不止如春秋諸大夫之失也

吾夫子之言詩大抵推廣詩之旨趣極於精微類出於詩人本旨之外豈害於言詩哉如許商賜以言詩皆爲其能引而信之觸類而長之以切磋琢磨爲告往知來以素以爲絢兮之爲禮後其爲充類至義者也後之學詩固不可望遂以子夏能發詩旨之所未及至於理義皆馳則莫之敢議其何取乎學

詩人之作詩也固有不能言者不但託物喻意又加深且婉焉已若是矣猶有言外之旨存焉豈容自揭其不可形言者而爲之序乎其爲序者大抵子夏毛公於數百年之後名謚已彰事效已應然後有此序欲其聞聽不失意趣相契如之何而可哉若聽聞差矣意見異矣乃專以是言

詩其大相背繆不足多惟如魯文姜既謂莊公不能防閑
爲二國患又謂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事之至
粗者差舛如此况其精微者乎

詩人之旨類不易知其物異也其言異也物有產於其地
而非他方之所均有言有出於方言而非異時之所通識
又况古今相去之遠哉今之訓詁有雜得於他經者有他
經之所絕無者雖以詁訓爲準而詩人之旨意殆未必然
說詩者乃若親見而耳傳之何也

子夏之在聖門學問其淺所謂文學者非學也以詩序言

之其爲文固已降於魯論他詩之序文體大較相似果使
皆子夏之筆然其論交而見詆於子張其喪明而見攻於
曾子曾子固晚成子張又有兩焉觀子夏終身未嘗少進
於道晚年遇魏文侯始尊而大之西河之人疑於夫子而
子夏亦亢然以言詩自命後世宗之莫之敢異豈吾夫子
之所折衷者哉况雜出於毛公諸儒之手乎

詩有自然之旨人不能精求之爾儻精求之則得之矣且
如人君之詩而詩辭乃以臣爲重便是所重在臣詩意在
福其間一二辭乃以德爲重便是所重在德若是者甚多

人皆忽之此詩旨之所以愈晦也

詩以情性爲主行乎禮樂教化之微者也蓋禮樂教化皆所以強其民也若其形於性情者惟詩見之情非所可強也出於一性之真者不能不發故於理義也常切近焉聖王取之以觀盛衰治忽之判故情之至者莫之可易治亂之兆常先見焉如大雅多言喜樂國風多言憂思而上之賢否下之好惡皆不可掩率出於自然而然此其爲義理之真實者乎三代之時自堯舜以來教化其民道德一風俗醇下多賢才必其至言確論而後傳焉天下皆通習之

矣孟子所謂詩亡者無復前日詩人之旨雖有存焉者寡矣夫是之謂之詩亡

六經之教肇於易信於書嚴於禮法於春秋凜乎不少恕所以從乎人情者詩而已爾人情者非所可強亦非可假最可以久長而共安之者也故凡經之所甚嚴者皆少寬焉諷刺箴規顯議隱訕闡闢之私昵家室之權愛酒食燕樂之事憂勤勞苦之思皆於是發焉不少遏也然後以此觀政以此察民以此判治忽之幾明得失之理是以吾夫子之論道專以詩爲主而非學詩者所可預也

吾夫子之言自有微旨儒者多以其小者而弃其大者且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其道富矣夫興與觀可以盡已羣與怨可以盡人五常之大綱也若是備矣此詩之道所謂雖多者也况又能識鳥獸草木之名是識鳥獸草木之名特其微者耳故未乃及之今儒者往往專以識鳥獸草木之名然後爲得詩之道其失聖人之旨多矣

近世之說詩者大抵以詩序爲宗凡詩之辭盡牽合與序同然後曲爲之辭使皆盡出於子夏之手則亦未折衷於吾夫子者也况其失浸遠乎

世之學詩先以詩序存於腹中安得不自障蔽雖欲不奪於序亦不自覺矣惟先去詩序深求詩旨得其醇一無礙皆已融暢然後看序始知序之所失爲多

文武周公肇造王業綱維道化類皆純懿精密要於極至夏商聖賢殆有未至者焉故仲尼論十亂之才上與唐虞之尤盛者並稱若又過之矣故其達之邦國臣民流行於事物政化皆不能不形見詩人作詩豈徇於言辭之末哉三百篇之旨可謂博矣其根原於立國之意者不過十

數大節學詩者安得不推本而參求之克於諸詩有合原其所本者皆不容以辭之重複為嫌以詩之本原皆同故也覽者不詳其故而厭弃之其於詩人之旨安能敷暢無遺

總說終

詩說卷第一

信安劉克學

周南關雎

國風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雎鳩之為物其豐鎬間之羽屬乎豈必天下之所通有哉鸚鵡之來巢于魯聖人蓋以為異矣姑以羽屬言之

乃曰在河之洲猶黃鳥之止于丘隅也丘之與洲皆非羽虫所止所在之地也大學乃謂於止知其所止則知睢鳩爲得其所矣玩其爲在之辭不但如所止也河之洲左右皆河睢鳩不出於兩河之間而有速匹鳴聲上下之樂是興大妣之德幾同於文王天作之合盛德之粹如此其偶也詩人極於形容如此其徽美是以爲三百篇之首文王之至德又先於四始者也河洲指文王也聖人於關雎之旨屢爲之嘉歎而不能已自漢以來諸儒皆莫之知夫以一文王之聖生民所未有而大

妣之聖又同之焉不但父子也而處此聖人所以深嘉歎者也鵲巢爲召南之首維鵲維鳩亦並言之謂文王大妣同其聖以此推之則此辭之爲並美可知也得淑女以配君子如琴瑟之友鍾鼓之樂始求之如此之勤終得之如此其樂是其次也盛德之至不可加者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一語而已若妃嬪之貞潔柔順如荇菜之流之芼是又其次也嗟夫十亂在朝大妣在宮大任在上此文王之所以聖歟此文王之所以爲至德歟

葛覃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
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穫爲絺爲綌
服之無斃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
害否歸寧父母

經傳之取義於葛多矣大抵取其蔓延芘其根本無他
義也是詩雖言歸寧父母有本根之義而詩辭不及也
毛氏以覃爲延覃旣爲延則施爲何哉凡言施者皆延
也覃非可以延言似若是覃被覃及之義此蓋名詩之
旨不可略而諉之也詩辭亦以葛之所覃施于中谷再

言之是覃自爲覃施自爲施后妃以柔順爲德取義於
葛若女蘿之施于松柏者也若是則何以能覃被於山
谷哉施于條施于木可也覃于山谷則不可以蔓延爲
言蓋超出乎尋常之外者矣故首章二章皆同辭詩人
之旨固不苟也所以繼關雎者也何以言之后妃以柔
順之德服習於宮壺之邃其所覃及乃至風化天下賢
才衆多王業以大國家以興此豈常情所可測度故當
蔓延之盛被于山谷葉之茂盛羽虫翔集鳴聲和暢者
若林木茂盛之所致而葛乃致之非所致而致焉明后

言言卷第一
三
五
妃自宮室風化天下也而后妃之所服行者皆切近之
實事刈獲締給澣濯節儉之煩辱爾此與文王卑服同
德卒章之言師氏又明后妃至貴而尊敬保姆不少間
於初年汙澣至末歸寧常情其可否不敢專必稟命於
傅姆而後行後世以華侈自肆者可少戒矣異時成周
之世惟王及后不會所以奉君上者如彼而文王之世
所以自處者乃若是其嚴恭也節儉蓋其細耳不可以
發詩人之旨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馬
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
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
云何吁矣

是詩何其難知也說詩者姑以詩序求通於詩之辭其
所未暢則強爲之說似非詩人之旨去古既遠非有明
證亦不得臆爲之說但二南之詩皆樂易和平此詩乃
不勝其憂卒章乃有一吁不能盡者焉何也據詩序以
進賢爲說乃曰至於憂勤辭亦枝矣詳而思之聖人列

而次之於關雎葛覃之下必有大者焉以其時求之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殷周之際其係於二代興衰之判者姜里一事韓退之謂臣罪萬死兮天王聖明最為有見大妣居此之時宜其憂之至此也無一毫怨對其上之辭其所可證者詩人以淺辭致微義皆以彼我二字見之詩人之法類如此此詩首所著見其言彼之危嶮者皆以發意明崔嵬之勢也玄黃即龍戰之血也兕觥罰觴也因彼而酌此酒勿永以為懷勿永以為傷其旨著矣頌者藏至嶮之勢於不

可知之中僕馬皆病云何吁矣不可得而言亦不勝其可歎也此章非為姜里發何哉當橫逆患難之時太妣惟憂傷歎息而不敢言不敢怨其情如此所以采采卷耳而不盈頃筐者也觀詩人憂歎如此則史謂閔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獻之紂者庸或有之宮壺之中其憂也豈此大妣之所以為聖歟

樛木

南有樛木葛藟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之樂只君子

福履成之

樛木之義他不見於傳記其歧維之所產歟毛氏之訓其以詩序而生此義耳求之詩辭亦無此旨止於葛藟之蔓施不在木也故滎陽公有不取其木之言竊詳詩辭與大小雅相近歌詠其福祿爾和平樂易與前詩憂勤之旨遠甚詩人以木爲興其辭曰南南二南之南也於周南之詩而以南爲辭謂非詩旨不可也其文王受命作周之詩乎木之曲直其性也文王之王而屈於商紂有所服事而不得伸此詩人所謂南有樛木也木雖

有所屈而天下之所依係於周與周人所以尊事而王之者自固結而不可解故首章曰纍之猶纏綿也二章曰荒之荒大也與文王荒之同辭卒章曰縈之不可而解也首章福履綏之綏安也福之所安受也二章曰將之將大也卒章曰成之王業至此而成也履訓祿其然乎後世襲之不以爲疑實與祿相遠且不類蓋履禮也上天下澤履文王雖受命作周猶以三分天下之二服事商紂上下之分固存克於書說辨其受命之後商自爲商周自爲周若二國然故商王周王並稱而不嫌所

以然者周之友邦尊事之心與庶商諸侯自不可得強同也故當時詩人以福履言之所以始安而中大終成之乎

各蝨斯

蝨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各蝨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各蝨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春秋之書蝨者十有一其以為災也審美周南乃以興后妃之美何哉春秋以其多而害稼詩人以其多而為子孫之衆其義異也詩辭以其羽之多然以其義詳之

非若百足之虫也各蝨止四羽所謂蝗者亦止四羽非曰羽之多蓋類之多也詩人取其蕃育之盛爾周之以宗強其本原在此雖管蔡之惡幾亡其宗國周公之大封同姓以蕃屏周晉與吳訖周之世八百年豈非各蝨斯之澤歟以詩人之旨求之大要是樂得淑女進御於君大妣一以母道均一之不見其為嫡庶之異其為聖賢不才不能比而同之而大妣所以子愛之者本無間故但見聖人之多男子而周家本支之盛如此此之所以各蝨斯為比也斯辭也非義所起其曰宜爾子孫者人皆知

其為后妃之子孫莫別其為嬪御之子孫故詩人以螽斯一之以宜爾歸本大妣如陳氏所謂歸其所自於后妃者也若不妬忌雖為婦人之難事任妣之聖豈應以常人之情言之此序詩之辭不當以混詩人之旨也

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蕢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是詩如孟子大王愛厥妃之言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

無曠夫與百姓同之者也若是則不必歸於后妃之不妬忌可也文王之時自無窮民詩人但見歧雍之民熙熙如此夫婦各安其居室其氣象如春風和氣中因桃夭而發興焉爾

兔置

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肅兔置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兔置與武夫扞城皆不相類借曰託興不應若是遠隔

也故朱氏謂聞柵杙之聲視其人則甚武可以扞城正以其事之不類爲此說以通之爾詩人之旨必有所在儒者自不思爾竊意詩之三章自柵杙至中逵中林此詩旨之所寓也兎狡者也其爲三窟豈當行道之中哉捕之者設置於其窟之近地自中路至中林如此其多也喻狡焉思啓封疆者狡捷倏忽多爲之所而不窮其窟穴以爲利此聖人固圍之至心也此文王所以待昆夷獫狁之道常扞蔽於平易近郊之地初未嘗搜荆棘窮窟穴求盡其類豈非聖人待夷狄之常道乎故其武

夫之赳赳未嘗恃此以信威始之扞城中之好仇與夷狄雖仇敵而未嘗不以好接之不殄不隕之意至於威行境外遠人之服乃以武夫爲腹心以保乂王家共享太平之福此兎置所以爲周南之詩歟

芣苢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撝之采采芣苢薄言擣之

芣苢莫詳其的爲何草也陸璣所謂難產者亦恐揣摩

詩旨爲之說耳今方書治產不用車前子也然則詩人之旨豈終不可解抑歧雍所產非他方所有乎然則聖人取而列之周南若未見其可美也何以爲正風之大乎似若諸儒但述詩序之辭不詳求詩人之旨也詩人之旨不專在芣苢何以明之曰采曰有曰掇曰捋曰芣曰褊一詩之辭如此而已故芣苢之上必加以采采二辭以婦人比芣苢則所以采之者非婦人也詩人之旨若謂婦人無全善也色非所尚而尚其德苟有一毫之可取后妃皆取而進之矣此寤寐求之之遺意也關雎

之求淑女至於寤寐不忘輾轉反側凡淑女之德有可取者取之不容絲毫遺失矣是以采采之辭不輟而薄言之辭各異詩旨之寓於芣苢者蓋寡

漢廣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錯薪言刈其萋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言方思

詩之難知此詩是已道見游女將秣馬以從之此鄭
衛之變風何以爲二南乎說詩者遞相祖述而不知
其非止由序詩者不知詩人之旨所能知者漢有游
女一句便執以起義後世儒者尊信太過不復致思自
游女一辭之外他皆枝離其辭以從之矣曾不知岐雍
之去江漢幾萬里而遙藉曰道化流行何獨踰越疆理
獨取江漢爲辭周召分陝亦不至是他詩未嘗近似也
惟江有汜託江汜以言嫡媵爾非若江漢之指也然漢
水與江小大相遠當時依漢水以爲國者惟荆楚爾左
傳所謂漢水以爲池是也漢之視江未爲甚廣詩以爲
名蓋言漢之廣以明其不可泳爾詩凡三章章之末皆
同辭不少異一章以喬木發辭二三皆以錯薪發辭此
其旨也游女止是首章之一句安可以盡一詩之義乎
首章者詩人之本旨也似若喻楚之強悍驕亢不能庇
民故以喬木不可休息喻之薪比當時諸侯文王其傑
出於諸侯之間者也故言錯薪附近楚國者皆陰邪游
蕩之人不能應民之求故以游女不可求比之見文王
之興思將去江漢而歸周而不可得也言其不可則知

楚之暴虐域民以封疆之界如此其嚴也是以三章之末句不少異見歸周之至切漢水雖非大浸詩人以爲至廣矣一詩之句凡二十有四言不可者八焉楚去歧雍之遠猶若此當時諸夏之願歸于周者可以觀矣

汝墳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魚鱸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是詩自是商邑之民思歸于周之詩汝水疑是周境伐

其枚肄庶幾想像文王而願見之也伐其木之枝不障蔽於所見故首章如飢餒二章望文王不以商周爲異而棄我也三章以文王爲民之父母矣詩辭以彼我爲別故知其爲商人之辭

麟之趾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非實致之祥非若魯哀西狩之獲也有文王之公子公族公姓雖不果致麟不失爲聖人在位之盛魯哀之

際雖真致麟聖人蓋以為不祥矣當文王時麟不實至
何以知其趾之為仁厚聖人者必知麟詩人以麟趾歌
之吾夫子列之二南踰於麟之為祥也多矣雖然角之
與定豈不重於趾詩人以趾名詩趾豈貴於角乎蓋麟
之至也以足文王之世多賢公子詩人取類謂其賢之
多也詩人大旨以麟興文王李氏之說信也何以證之
其下文曰于嗟麟兮歎美文王之在上也一聖人出而
興於上而公子公族皆為大賢詩人歸其本於文
王太姒故以終周南之什而為之重歎焉

召南鵲巢

國風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維鳩
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
百兩成之

詩人以鵲鳩比夫人以鵲巢比國君詩序則以鵲巢為
夫人之德後之說詩亦混鳩鵲而言夫人曾不思詩人
以維鵲維鳩並言謂太姒與文王同德也詩凡三章維
鵲之辭不異維鳩之辭不同自御而成自居而盈始末
之序其與夫人必然也不可以他辭亂之也鳩之均壹

鄭氏之說似非詩人之旨詩人之旨若謂鳩者呼婦逐婦之鳥有婦道焉後世詩人所謂鳩婦也詳觀羽虫未嘗混處鳩自能爲巢特拙甚爾抑歧雍有居鵲巢者乎惟杜宇寄巢生子爾鵲巢比國君而居召南之首亦猶關雎之首國風也亦四始也鵲旣比國君是不以鵲言夫人矣何以名詩而首召南乎頌夫人而首召南可也文王自西伯興周而受王命鵲巢之詩作於文王初載天作之合之時造舟爲梁故有盈之將之之詞周之王業自大任以聖德興周而大妣嗣徽音以至於關雎之歌后妃者其淵源有自來也有文王之聖而後大妣之德以成所謂刑寡妻者皆自文王出焉此鵲巢之所以名詩而不以鳩鳩者也詩人之旨終自精微非常人所能及耳太妣之聖未嘗有所作爲而以拙享有成業致興周之盛是婦道之不貴於作爲如此此可以爲萬世法文王有其國家不以宮壺之事分其念慮內教陰德一出於大妣以造其極至此所以鵲巢名詩而首召南者也

采蘩

于以采蘋于沼于汙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蘋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此詩似若周人歌詠大妣共祭祀之詩先祭之時具祀事如此其蠲潔也二章共祭祀如此其專壹也末章共祭之容如此其雍肅也迨其還歸其盛德之容猶有可尚如此詩旨簡直醇壹而大妣之德如文王肅肅在廟之時睟然之容視采蘋為有間矣

草蟲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此詩似與殷其雷相近此乃先焉者無怨懟也當文王與紂之時文王為西伯固以急民為己憂矣周公謂曰吳不食且不敢盤遊故召南之大夫亦以文王之憂民為心不暇念其家室其妻念其夫以一見之為難既見之以一遇之為難曰見曰覯則大夫之勤勞不遑寧處

言言卷之第一
三
之情悉見矣南山以南爲義蕨薇以養爲義不敢直言
之者見文王憂民之深而未以民爲已任故召南之大
夫任君之責隱然有至難者焉非若殷其雷以違去之
爲辭也

采蘋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
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
有齊季女

采蘋之言簡而事尊采蘋之言詳而事卑詳其義玩其
辭序詩者謂此詩爲大夫妻其得之矣大夫之家具異
於諸侯之廟制也則是詩者得於召南之從政者亦足
以見文王時大夫之家事亦雍雍濟濟如王者之盛時
被之歌詩二南之餘風如此也蘋藻非可食之菜不可
食則亦不可薦詩人乃取以爲言何也明其至潔也託
於至微也微者猶若此則犧牲俎豆如何其蠲潔如何
其詳謹也此詩人之旨與積而上之則視滌濯蚕絲祭
服之事皆不必言矣

甘棠

言言卷第一
蔽蒂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蒂甘棠勿翦勿敗召伯
所憇蔽蒂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言召伯詩辭當文王爲西伯時使召公果分陝亦得稱
伯乎若凡伯榮伯者天子之卿也是詩若後世追頌之
辭思召公嘗聽訟於甘棠之下而愛其樹故以召伯言
之以其分掌諸侯也後世採詩者崇異之次於夫人之
後併以行露次之焉二南二十有五詩皆室家之德惟
兔置甘棠行露羔羊歌其臣參於風化之盛比物而有
取於甘棠棠以甘言當文王與紂之事亦猶後來其蘇

之情被文王之澤如此其甘也召公以文王之命聽訟
于南國亦大國之卿也而舍于樹下東漢之初光武初
興馮異不論功猶屏樹下人號大樹將軍當武人征伐
之時猶以止樹下爲賢況以君命聽民訟乎其視暮宿
州縣逼辱守宰何相萬哉

行露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
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

女從

是詩之辭其取義多不以其類誠有深遠而難通者焉說者強爲之說以通之欲其該貫無礙安可得哉誰謂雀無角是詭言其有角也誰謂鼠無牙則誠有牙矣安可得而一之速獄速訟與有家何預乎若說文及楊氏皆言鼠無牡齒也今牛羊唯下齧有牙頰車無之是以唇之附者爲牙政與詩旨相似而左氏又謂脣亡齒寒是以附脣者爲齒也此皆相因而名皆可轉移義不在此也鼠自胎息前二牙已具故嚙物爲尤利以鼠爲有

牙而雀不可以爲有角明矣謂雀有角甚於童而角也此所謂不以其類者也竊詳此詩凡三章言聽訟後二章言獄訟之情其旨甚明露非可以行言行露者行而沾露者也當文王之初紂在上虐被於民商俗之弊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怙侈滅義驕淫矜夸召公奉西伯之命聽訟於民德澤所加止於行者而已其不行者與行而不至者不能及也故其澤物如行人之沾露不能如雨露之普澤也馱浥言露之沾濡豈不夙夜謂行者豈不早夜而行乎所行之及者潤澤已多其不得行者勢

不及也當是時文王日昃不食求以和民猶勤勞若此
召公爲之輔相宜其夙夜而行也二章雀非可以角言
雀鼠以至微之物其害於人尤切謂姦宄之興常橫出
於無端如雀本無角甚於有角屋廬以庇風雨而雀乃
穿之使人不能安其室家猶姦宄妄起獄訟使縲縲於
獄不使可安也鼠有牙者也鼠之有牙雖墉墻之厚亦
必穿之猶社鼠也謂訟之橫起不可通者亦通之出於
意外者也此形容姦宄之情者也所不易知者後二章
之末句耳此亦不以其類者也詩人之旨謂獄訟之起

不過兩端威富而已故呂刑曰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
富室家不足言絕于富也亦不女從言絕于威也經傳
之言不足者皆不足用之意猶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非
若世俗言人情之睽傷謂之不足也以此推之詩人之
辭皆以其類特難知耳經傳之言獄訟不少惟此詩盡
形容之妙乎凡詩自淺入深者甚多自深入淺者極寡
此詩訟淺於獄也雀以角言理之所無也鼠以牙言理
之所有也理之所無而曰穿屋事之常也理之所有而
曰穿墉勢之非常者也亦皆形容姦宄之情也獄以究

其隱情訟以伸其可直者也與獄以徼利與訟以為偏故有不足不從之異序詩者模倣二章之意謂興獄以偏婚何其遠哉

羔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絲五緘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詩辭兼取素絲詩名專主羔羊合而言之實羔裘也詩名不以裘言獨以羊者非謂裘也凡言羔裘者必有飾羔羊之詩不以其飾也義止於羔羊也裘所以為飾如羔裘豹祛緇衣羔裘是也今無取其飾曲禮云凡贄卿羔大夫鴈士雉鄭氏謂羔羊群而不失其類此名詩之旨歟名詩以羔羊而辭則為裘素絲所以製羔羊之皮以為裘五紵五緘五總以素絲為之純於潔白者也純於潔白而絲毫無所累焉若李氏所謂不黨不鳴之義皆備所以進退之間綽綽然有餘裕雍容自得之意退以就公可也由公事以退食亦可也表裏無所累其心眾賢之和如唐虞之際可謂盛矣以節儉正直為言夫

乃少異乎詩三章皆以退食爲言詩人之所主然也羔羊素絲皆言潔白之純也卿大夫之潔飾於其外猶或難信惟於退而燕私亦有雍容之意則非強勉矯飾之爲也所以申言之

殷其雷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敢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雷者驚遠而懼邇雷之出地萬物甲拆之始易之卦爲震其象爲龍詩人乃以其聲之殷名詩何哉得非當文王與紂之事乎文王爲天命所歸而紂居其上猶陽春萌動於南山之下也南者君之南面嚮明而治者也其取義之備未有若此詩者也文王有憂世之心求以咸和萬民而紂居其上文王不得大行其道而大夫之贊化者亦不得自止於行室家之人思欲其夫遺而去之此婦人之仁也若召南之大夫與文王同心同德則亦如雷聲之動不容自止於行役之勤也

言說卷第一
標有梅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標有梅其實三兮
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標有梅頃筐既之求我庶士迨其謂
之

是詩美男女及時其果足以爲道化之盛乎勾踐一令
之頒亦足以至是文王之時無鰥寡孤獨之窮民者西
土之民皆不至於無告豈以是爲可美歟詩人之旨以
文王盛時道化之純格於閨門之遠雖女子之微亦能
安於閨闈當婚姻失時之後猶以禮節自守不輕有所

從三章皆以梅之標喻婚姻之失時以求士喻女子之
未有行不言男之求者道化以格於女子爲難也天下
之治雖婦人女子皆有風節天下之亂必淫風大播而
後禍亂遂成故鄭衛之風與西漢備書諸王之淫亂其
垂訓之旨一也此詩首章於庶士之中迨其吉審所擇
矣二章迨其今者爲三章起義於急之中必迨其言之
合訖不以從之爲辭是強委禽而不得者也此詩人所
以形容道化之格出於女子之自定非父母保傅之所
能及也按邶栢舟寤辟有標毛氏曰標拊心兒由是推

之標非可以落爲訓字亦從手以栢舟推之殆太息之意太息梅之所存已不多矣故曰標有其有者七有者三而已旣則盡矣

小星

噤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噤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稠寔命不猶

星本不可以小大言均爲二十八宿而有小有大有明有晦有隱有見未嘗以此異其義至小者爲甯亦三星也至大者爲參伐星家謂之大辰乃不言者義不在此

詩人名詩自有旨也本不指言某星也噤微見而曰三五在東日初昏星初見三五數點見於東方至夜而漸進而南故曰肅肅宵征參與昴當昏時亦甚微比女御之進見易所謂貫魚以宮人寵者魚貫而進如星之宵征雍雍肅肅文王宮壺之邃如此其嚴肅也亦幾於帝舜釐降之時以命爲貴賤之命者後世之俚辭也古者安得有此堯以二女妻舜不以姊妹之故使之敵也猶爲之分別書謂之釐降離騷曰湘君湘夫人春秋時諸侯嫁女同姓媵之媵與夫人貴賤定矣豈以是爲歎乎

知其命有貴賤後世之末習也安可以溷詩人之正風乎此詩所謂命者分位之命也以其命為不同者宮壺之常誼詩人以明文王宮壺之粹此所以能肅肅歟

江有汜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其後也悔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以詩之章次言之睽之淺者合亦淺睽之深者合亦深乎此又詩人微致意於睽間之始不宜戚戚也

野有死麇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檉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尤也吠

說此詩者似若以死麇况強暴以白茅况貞女無使尤吠為惡無禮諸儒所以祖述而不能異也以詩辭求之大抵皆窒以死麇為強暴曷為包以白茅乎故王氏謂白茅為禮之薄豈理也哉既以死物為可惡曷使尤之吠乎囿於序詩之辭不求詩旨焉爾古者不以死為惡

也帝舜以一死爲贄見之禮者雉也禮以狐死正丘首
爲仁皆以死起義據此詩麇鹿亦乾豆之物上殺以祀
上帝宗廟鹿脩以祀天豈非白茅之所包乎大過之初
六曰藉用白茅孔子曰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又曰
慎斯術也以往聖人之言豈自相背戾乎由是推之此
詩兩章以女與死麇死鹿並言非以死物爲可惡矣夫
是以包之束之以白茅其爲况吉士甚明所以託辭於
死麇者謂女子貞節處於林野之中有死無二雖士之
吉者求之所以自處者愈固故曰包曰束也巾悅女子

所服舒之者繼包束而言舒其所包也悅不可感尤不
可驚况於人乎詩人形容貞女之自處者殆有蠶氓之
聲不挫其精者焉此所以爲二南之化乎無感我悅猶
舉扇障塵也無使尤吠猶獬豸觸邪也林猶大姓也樸
櫟猶賤家也家無小大而貞女之風皆有不可干之節
何彼禮矣

何彼禮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雖王姬之車何彼禮矣華如
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鈞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
平王之孫

名詩之旨若與變小雅何人斯相近皆以設問名詩也
設問者有不盡言之意是詩似若見王姬之車倏然而
起崇敬之心西土之人尊崇文武未施敬於民而民敬
故以名詩又以曷不肅雍爲辭蓋是王姬下嫁國人觀
其車服尊敬之心油然而生見於歌詩殆與文王已受
命者無異其列之召南之末者見此時文王之功德已
爲南國之所推尊其視周南后妃之化若相似然也

騶虞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彼茁者蓬壹發五豝于

嗟乎騶虞

騶虞之爲義獸其可信乎使誠有之抑亦恠矣聖人之
所不語也况編之於正風乎然天下固有出於常情之
外者近世廣中一郡虎患甚熾忽有所謂神禽者飛而
啄虎羣虎皆盡守臣繪以爲圖以爲大祥以此推之庸
或有焉不敢輒以爲無也但以詩辭推之則似不然于
嗟乎騶虞是指一發五豝爲騶虞之仁也如以爲義獸
豈有一發之理哉黃種謂騶爲徒御之騶虞爲山澤之
虞明矣當蒐田時庶類蕃多一發而得五爲騶虞者乃

不以多取為利詩人所以歎美之騶虞以多得為利也
猶若此見文王之化行於小夫賤隸不要約而信也宓
子賤之化單父猶能使夜漁之格况文王之時乎此理
甚正而順亦聖經之正誼也

成化丁未七月十九日雨過新涼襲人間閱半
餉三日後復過觀一過因書以紀歲月云完

詩說卷第一

詩說卷第二

信安劉克學

邶栢舟

國風

汎彼栢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遨
以遊我心匪盥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
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
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覲閔既多受侮不少
靜言思之寤辟有標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
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三衛之次於二南而先於王風儒者略之何哉據詩記引鄭氏詩譜言邶鄘衛皆紂畿內之地武王封武庚爲殷後三分其地置三監南謂之鄘北謂之邶東謂之衛成王既黜殷命伐三監更置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後世子孫并彼二國混而名之衛政衰變風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朱氏曰必存其舊號豈其聲之異歟然則三國之說亦莫明其所以異也况能知其次二南而先於王風乎克以書攷之周公伐三監之後至康王之世四十餘年天下雖盡爲周末嘗

一日強名其臣民以爲周也止曰商士商民者不奪其忠於其主之意遷在成周者三后治之存於商邑者康叔治之康叔所治制於酒明於罰者皆以商民漸惡之故此其見於書者也以類推之康叔因其地與民必將如成周表宅里殊井疆者焉是以爲邶鄘也若馴而向化者則爲衛衛則周同姓之國王室之民也邶鄘之終始乎商民者周家亦不強而一之於衛也此聖人之所以爲不可及亦猶書之終始乎商士詩之殷士膚敏裸將于京歟吾夫子既詳之於周書之序是以於詩祇以

邶鄘列之而義自見今據其詩言之所謂淫亂者皆邶
鄘之風於衛不預也衛有康叔之化已革而從周者也
書之言商俗詳矣未嘗微及其淫亂邶鄘不率而有奇
伎之餘風故末流大爲淫亂宜不可混而同於衛也然
邶鄘淫亂之風多衛之公室也非皆民風蓋君有道則
能以上率其下君無道乃以上而化於其下聖人原其
所自來故以爲邶鄘之流化而然非若竹竿河廣有不
變之節也周公旣不強一其民以爲周是邶鄘之爲商
猶前日之世吾夫子豈得不承其法而少寓不臣先代

之意是以列邶鄘於衛上并次於二南先於王風者用
存商之盛心也何以証之曰邶鄘實統於衛周封國之
制也今詩以邶鄘先於衛者不臣先代所以存商也此
吾先聖刪詩之旨也且邶鄘之栢舟皆二國之風尚不
可混况於衛乎邶鄘首篇皆以栢舟爲興義宜不相遠
檜栢松筠也獨取於栢者豈離騷香草之義乎首篇宜
有大旨而他詩附焉者也先儒皆未之及訓詁所不及
莫可臆也據宰我之言松栢栗皆木之堅久者也二詩
之旨亦略相似得非堅久之義乎味其詩辭前邶風五

篇如出一人之手皆莊姜之詩也後世但以愠于羣小
一辭遂以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起義若是則與澣衣卷
轉遠矣莊姜不見答於衛君莊姜賢而文故志節不回
辭多歎息首章汎舟人汎之也汎汎流之汎也委身於
勢不可得而爲也憂之深非酒之所能銷也二章鑿取
其自明兄弟取其義絕而無助欲翹而橫被譴也三章
言守節不回以禮自謹而已四章言嬖寵之讒憂且忿
也五章言日月易久浸漬之深以大明之光浸已微滅
而不見察此即與日月之詩乃如之人兮指州吁同辭

我身如不澣之衣被以汙濁而不可解免憂憤之情而
不失其正閨門之美行也是以爲三十九篇之首歟

綠衣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兮綠衣
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衣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
俾無訖兮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竊詳禮服未有以綠爲衣者惟綬則用之亦下體之背
也本以爲綬而今乃爲上體之衣所以喻州吁之母上
僭之甚也故前二章皆曰綠之不可以爲衣也綠旣爲

衣則黃中之色不容不降初降而爲之副所謂裏也再降而爲之下所謂裳也三章反覆以綠爲言見名詩之旨矣自咎其馴致此患非他人也我不能正其色於未染之始今但當以古人自力使不得而加喙則可矣絺綌於淒風之時固不足以禦寒矣我當如古人堅忍自強不改其度此我中心之所存也莊姜得處變之道乎莊姜之文之德其懿矣乎所遭乃如是可嘆也使其望望乎得明其序以正主妾之分則德亦微矣莊姜之心蓋不爾也衛武公在位五十餘年辭義存於詩衛人所

謂睿聖武公者也莊公不克肖似內嬖之盛以蓄州吁之禍莊姜之處此也不但以碩人之賦見美於國人而已其憂州吁也豈不深乎周室既卑王政不行庶孽之於嫡以敗國家者多矣當時同於所聞世其於嫡庶之限何如其傷痛也是以齊桓出而正之首止之會葵丘之載書若莊姜之類者是也邶鄘之風淫亂之極聖人列此二詩於首以存正體他日之淫亂國遷而不亡其存於人心者本如此

燕燕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
如雨燕燕于飛頡之頡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
佇立以泣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
弗及實勞我心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是詩之爲莊姜送戴嬀以左氏所書言之辭旨皆合其
所可嘉莊姜以正嫡名戴嬀之子完完立而見弑戴嬀
畏偪復歸于陳莊姜以正嫡與戴嬀相與如一觀差池
頡頏下上之辭如二夫人然不以嫡自居如此觀塞淵

溫惠淑慎之辭戴嬀之賢亦足以上比莊姜衛莊公室
家之盛如此莊公不知所以處家之道使嬖寵成其亂
莊姜能以節著以文鳴以順勝蓋一時之盛美也戴嬀
之可歸而莊姜之能立者求之於詩而可見何則名詩
以燕燕者去來皆以社爲節唐詩人謂戊日燕重來常
與鴻相避燕因時而歸者隨時者也謂桓公死嬀不得
而安也莊姜夫人居正嫡之位不得而去也卒章曰先
君之思以勗寡人若所謂寡小君以先君而自勉不以
徇難爲可免也此詩人之旨歟若以詩序歸妾之辭而

言上言卷第二
欲廢公羊母以子貴之義則亦何取於儒哉

日月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諸東方是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是詩四章皆以胡能有定爲辭每章之發語不同此言皆同者詩人之本旨也以左傳所書攷之正與此合州

吁弑桓公而立不能和其民國人皆將討之矣州吁之

求定其位者無遺慮焉其告於宋請伐鄭而以陳蔡從於是宋衛陳蔡伐鄭秋復伐之猶以未能和其民爲憂則州吁之不能定其位其亟甚矣石碻給其使朝陳以請覲者因其亟而使之親其仇也陳固戴嬀之見逼而往歸之國也陳之從於伐鄭其情未可知其戴嬀之歸必仇州吁者也州吁如陳以求定其位亟而不暇顧謂陳衛方睦嘗從我伐鄭而不見仇也於是石碻之智伸矣以此觀之則莊姜此詩之旨怛然言

辭皆曉暢不待強爲之說也日月名詩者猶非一朝一夕之故弑逆之漸有由來也首章言莊公在位宜照臨其奸慝也乃如之人指州吁甚明安有指其君若此之輕乎逝不古處謂嫡庶之分其失已久州吁在位莊姜君母也寧不我顧不顧其有定也二章言莊公在位足以覆冒一國州吁自始固不相好矣三章德音無良國人疾之也俾也可忘寧使之忘我也報我不述者謹浪笑傲不可稱述也若日月之出自東方言日月初出之時可以早辨也莊姜賢而文此詩亦備見矣

終風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謹浪笑教中心是悼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曠曠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名詩之旨鄭氏之說爲勝古之名風者多矣未有言終風者以其辭求之其爲不止息之義甚明故爲霾爲曠爲雷皆以且言之謂其滋甚也以其事求之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則桓公非庶子乃嫡子也嫡子之位宜立非與州吁均爲庶子而論其長少也桓公之立以

莊姜之故可以加於州吁者嫡也州吁弑桓則逼莊姜矣在戴嬀尚薄戴嬀猶不得安於其位而大歸於陳莊姜送之而燕燕之詩作且有泣涕如雨之辭日月之詩又曰寧不我顧寧不我報其於母子之睽可勝言哉楊氏猶以母子之道言之亦不知務矣首章已以譴浪笑傲爲言此州吁上烝之意也二章言羅其晦冥之氣也二章意必浸深惠然肯來豈來朝之禮乎惠然若有懽然之意故莊姜絕之以莫往莫來也我方以此感動而思先君也寤言非語言也寤寐之中而有言若喪心病

風者也噫則吐其氣而不可言懷則并其聲不復出矣莊姜之傷悼如此也

擊鼓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州吁之伐鄭同惡之情也鄭太叔段之將襲莊公莊公克段段之子滑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明年鄭人

言言卷第二
九
伐衛及州吁之弑桓而自立也將修怨於鄭而宋公子
馮奔鄭鄭人將納之州吁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
君害君爲主敝邑以陳蔡從故宋陳蔡衛伐鄭圍其東
門五日而還序詩者見其有從孫子仲平陳與宋遂以
爲詩序而不原其事也諸家作平陳于宋託於宋而與
陳平其於辭義通暢且足以明州吁之本心在陳但陳
之仇怨非宋之伐鄭所能平爾州吁之立在其秋九月
衛殺州吁矣計其用兵首末四閱月耳傳有弗戢自焚
之語詩序有用兵暴亂國人怨之之語以詩攷之怨在

州吁之逆不專以其用兵之久也其曰踊躍用兵此衆
仲所謂以亂者也納鄭公孫滑而取廩延者桓公也州
吁弑桓矣州吁之修怨與滑同惡也師本伐鄭詩人乃
曰平陳與宋豈惟蔡不與焉殆是宋本無意於伐鄭而
州吁導之以伐鄭也宋實用師之主宋又嘗乞師於魯
矣陳媯之娣生桓公而州吁弑之戴媯已歸於陳終之
圖州吁者陳也是州吁之忌陳而陳之仇州吁實深宋
爲師主聽州吁之言而黨惡者矣州吁之欲自於宋
者尤重故詩人略他國專以陳宋爲言序詩者襲其言

詩之卷第二
九

實不能知其情詩之辭若無宛意特不爲州吁用命耳
爲之將者州吁之黨也踊躍用兵著其好兵之情師出
無名國人不與也二章言公子仲逢其惡也三章以下
王肅謂與其從軍者訣別室家之辭誠若有之契闊二
字要未易知以末章于嗟闊兮推之則二字之旨亦不
苟似若言生死相去之遠闊也不可輕相棄也故下三
句云爾洵之訓遠他無可證詩人多以洵爲信室家相
悅之情如此而不得伸者也衛人不爲州吁用命此詩
具見矣州吁之見仇於陳者深交於宋者淺故詩人以

平陳與宋爲言

凱風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凱風自南吹彼
棘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
母氏勞苦晁晄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以詩辭求之莫見其母之不安其室也序詩者例以衛
之淫風言之及末章有莫慰母心之辭遂謂其母之不
能安室也然以事推之一母而鞠七子誠爲勞苦也矣
其長育者七人其間豈皆長育哉由是言之七子皆相

若念其母之至勞而爲此詩也首章言棘心次章言棘
薪皆以棘爲言猶叢棘也艱難之所取喻也風之育物
豈有所擇言艱棘之中有所長育昔之棘心今爲薪矣
喻其母之勞也寒泉在浚之下者水經浚儀東經鄭地
爲濟水濟行乎地下禹貢所謂入于河溢爲滎泉又出
於浚之下水之行乎地下隱伏不見人所不知猶母之
勞苦今所不見也黃鳥好音七子自勉以悅其母可以
人而不如鳥乎當相與慰滿其心可也果使母有不安
之意豈不幾微見於言辭哉

雄雉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雄雉于飛下上
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去遠
曷云能來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忤不求何用不臧

雄雉之詩殆不可曉往往序詩者不能知直以衛之時
事演爲此辭庶幾於一中爾詩之辭旨皆所未有也竊
詳求之詩以雄爲名按潘安仁射雉賦巡丘陵以經略
兮畫墳衍以分畿徐爰注曰雉一界之內以雄爲主餘
者雖衆莫敢鳴雉也賦又去櫟雄妬異儵來忽往注曰

言詩卷第二
標擊搏也聞他雄鳴擊搏其雌儵忽來往此賦所謂耿
介雄雉也詩人不浪名詩雉特以雄名蓋物性自有特
異者如鴛鴦之不相偶歟合詩之四章求之無淫亂之
風而有貞一之旨義以雄雉爲主前三章皆雌雉專一
之情未嘗有他志也首章言雉之求偶如此我懷此志
自成阻隔也二章雉求之切我聞其音思之勞結也三
章日月之久不得合偶以居也卒章則秉志之純凡百
君子我皆不知其德行如何但秉此一心內無所恃外
無所求則無往不善矣自勉以堅守也此志少差則自

陷於善惡安在哉此女子屬心於吉士之情若後世崔
護覓水之風之類世自有若此者不可盡非也樂府之
有雉朝飛者蓋男子之事不以雄爲義徐爰謂晉渡江
後此藝乃廢訖今寡能其事覽賦莫曉故記所聞此固
近代說詩之所未詳歟

匏葉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有彌濟盈有鷺雉鳴
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
迨冰未泮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人涉卬否

詩辭專以濟與雉爲言而詩名則一語之外無餘辭殆是專刺夷姜者罪宣公者重也以雉言者其情起於夷姜也故以求牡爲言詩人之法備矣匏以葉言不以瓜言時之早也謂宣公之年尚少葉猶苦念不及於食也言宣公無上烝之理也濟水雖越其度行於地之上本不可涉也宣公不計淺深而涉之焉宣不能以禮自制所以致衛國之禍敗幾於喪亡者夷姜實爲罪魁使夷姜以母道自居萬有一似於莊姜則何由至此宣不自制以禮固大罪也情必有所起焉匏不食之物孔子曰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亦此義叔向曰若匏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昭言之甚明首章並言者以匏濟水耳匏未可濟而急於涉故曰厲揭今而食其葉而忘其苦其上烝之溺乎此則罪宣公也自此以下罪夷姜也則取匏葉之義矣又濟之爲水行乎地中溢而出乎地之上水經之所著也在禹貢曰導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凡水入江河則同流以入海惟濟爲四瀆獨至於海不附於河故曰入于河行乎河之下溢爲滎又行於地中東出於陶丘北此所以取喻於濟也濟與漢皆行

地之下濟水之性本行地下若盈溢出於地則非其分
濟以盈言猶禹貢言溢爲滎也濟盈溢於地之上不安
行乎地之中若夷姜是也濟之盈猶不至於濡軌今夷
姜之惡殆又過之不能自制其聲音至於求其牡焉夷
姜宜幽處也而以色售猶雌雉不當鳴而鳴也濟而有
深淺其善於喻夷姜乎宣公不宜涉也涉而有厲揭焉
不擇深淺必涉而已宣則罪也况浸至於濡軌乎軌以
道路言猶九軌之路也惟軌不濡他皆泛濫矣雉之求
雌常也鷩之求牡異矣有鷩雉鳴雌不當鳴而鳴以求

牡夷姜不可勝罪而宣隨其奸矣此誅其情也夷姜之
不免於縊天誅之也詩人盡人之情類如此是二章無
餘蘊矣三四章乃以禮正之雁有別之禽雖雌和也言
宣公夷姜之相得也何如從時以行夫婦之禮乎乃若
是亂倫哉舟子之喻亦所以畢涉濟之義再言人涉印
否印之訓我似若無據以招招求之亦若印首之印以
招之切也招之切而人亦涉之否情雖切必得友乃可
與涉須其友則有同焉者矣上烝者未與有同者疾之
甚也

谷風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
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
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涇以
渭濁湜湜其止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
游之何有何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我能愔
反以我爲仇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
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我有旨蓄亦以禦冬宴爾新昏以我

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墜

谷風之爲春風習習之爲舒和誠莫詰其爲不然也然
詩之名谷風者二其發語之辭又同其爲衰世薄俗夫
婦義廢朋友道絕又同安得強以爲和舒之時哉此詩
六章章八句以其章言之鮮有相聯屬者大抵皆四句
叶韻其義皆屬辭皆相應今固不敢妄易毛氏章句但
不容強相聯屬爾名詩之旨其猶山下有風蠱乎風撓
萬物者也在山下爲蠱壞之象谷固山之回環者也風
之回旋於山谷之中物之震蕩撓亂可見也此詩序所

謂衛人化其上也宣公之夷姜上烝之妻也於宣姜又子伋之妻也皆不得正其夫婦之名宣姜寵而夷姜繼序詩者遂起此說爾自古夫婦多不可以常情言此詩之辭其妻之賢而見棄於夫秉心純一終不能離世之佳人命薄類如此詳詩之辭非身嘗之不能道也首章初昏之時惟恐逢其怒也下體不必以辭害意采其大義無責小疵之意違猶禮記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二章遽以違言而相棄矣荼其指新昏之人乎此必有二妻故以新昏言之涇以渭濁程氏之言得之渭

本清而惑之者反以爲濁復指新昏爲言宴於彼不屑於此下四句惓惓其家之情懼不自保也四章任其勤勞如鄰之有喪然非果言奔鄰之喪也五章猶不能免於咎也既阻我德其善不獲伸矣昔之治生惟恐生理之窮至於顛覆生理既遂乃同於毒螫不以爲德也六章旨蓄喻御窮之情忘我大德也旨蓄與炊糜彛烹伏雞同意卒章之辭幽遠當涵泳一詩之意求之有洸似若水之方至其流汨汨俄而潰決矣但使我習於滔溺不念昔者欲其夫皆忘其初我亦豈敢怨恨我但當來

言言卷之二
為暨茨捍蔽其家爾書云既勤垣墉惟其塗暨茨非大
賢之婦不能作此念不能為此辭也說者試以是求之
式微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
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諸侯失國而託於諸侯未為畔於禮所寓之國豈能以
禮處之哉能以禮接而使失國之君忘其為寄雖厚之
而亦薄也式微之詩意者黎之臣子警悟其君以為非
厚我也微我也其見於經傳若魯昭之失國終不能反

然後知齊桓公存三亡國雖薄於德而厚於事矣黎之
臣子以為衛侯之微黎侯黎侯不悟其微也借曰不然
胡為乎此也然責黎侯以歸則黎固有可以自歸之勢
非若魯昭之在乾侯也首章言故故猶事也微君之躬
猶剥牀及膚矣露之沾濡未若泥之陷溺也泥中猶左
傳掀公出於淖之類

旄丘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其處也
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

伯兮靡所與同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褒如充耳
康叔之封於衛未嘗爲諸侯之伯也書止曰孟侯朕其
弟周之宗盟異姓爲後雖以武公之睿聖入相於周亦
不爲諸侯伯何以謂之方伯連率乎然則黎何爲責衛
之不救菑患也按書西伯戡黎黎爲紂之黨其逢紂之
惡如唐高祖戮封德彝所以未伐紂而先戡黎黎爲商
紂之巨奸文王伐之至武王以後凡從商之諸侯皆曰
庶殷其封康叔凡殷之多方必屬之衛非若友邦之素
屬於周也旄丘豈黎侯所寓之地乎呂氏謂見葛節之

闕歎其久而不救信矣狐裘指衛之在位者驅車而東
如此之數而不與我同患瑣尾似是指衛之諸臣其才
之微無能大有爲如流離道路者也或黎之臣子自憐
之辭叔兮伯兮猶謂叔舅伯舅者也

簡兮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俱俱公庭
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
公言錫爵山有榛隰有苓去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
西方之人兮

此詩辭婉故難知也就中自有易知者人略之爾發語曰簡兮簡兮方將萬舞非簡擇其人以供萬舞之役乎必其衛君荒淫所以備萬舞之數者專以人之容貌擇之不別其賢否也故首章曰碩人俟俟公庭萬舞夫乃非其所乎得不如曹操之辱禰衡乎二章不忍以賢德言但才藝之異者亦不堪此矣執籥秉翟則赫如渥赭公言錫爵上方以待賤者之道行之三章言人才各有所處如榛之在山苓之在隰豈容易地其美人在樂舞者本宜薦之王朝者也諸侯得人而薦之天子周

雖東遷亦衛之西也明非侯國所能用也萬舞之人雖賢未必至是詩人歎息其人美之不嫌其過也

泉水

必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與之謀出宿于涕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膏還車言邁盍臻于衛不瑕有害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竊詳詩言蓋是以義自斷絕念於父母之國也首章言

泉水之流於淇以泉水自況亦歸於衛國之淇謂女亦
思念其家將與謀之二三章均為遠父母兄弟而去衛
之初也還車之端臻於衛已得全出適之義矣四章思
泉水之肥遊者不可復返也永歎而已思衛之邑心悠
悠不已無時而可忘但當出遊寫憂而已非以義自斷
乎是必與載馳同旨也矣

北門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
之謂之何哉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
徧適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一埤
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
哉

此詩之怨何其事之淺而之深乎詩凡三章已焉哉
之下三句皆同其憂之端既已隱而不發謂人莫之
知猶可也二三王事政事之勞內不能得於室家乃同
歸之於天夫乃室於怒而市於色乎聖人存之以示萬
世必有未易知者此詩當以郭林宗之言求之其憂漢
之亡乃曰吾晝觀人事夜觀天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

何爲栖栖不遑寧處如此其言簡直易見詩辭幽微難明也且以北門名詩其發語曰出自北門憂心殷殷貧窶矣微子去殷之心也宜室人之不知也王事猶晝觀人事也政事猶夜觀天象也室人交謫猶栖栖不遑寧處也故皆以已焉哉之辭自斷而諉之於天焉賢者憂世之心其切如此

北風

北風其涼雨雪其雩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北風其喑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携手同歸其虛其邪

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携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詩以爲虐莫可知也以雨雪之辭言之耳然以爲歲暮時感國家將亡之兆亦可但威虐之政他所不可知危亡則信矣同行同歸同車此同舟遇風之意其疑辭也其可以虛徐乎勢既急矣是亦見幾者也

靜女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

言詩卷第二
十二
為美美人之貽

此詩似不可臆為之說闕疑可也姑以詩名詩辭近似者言之以俟知經可也以靜女名詩其必有靜專之德可以言而不可即者乎首章俟而不見固不負名詩之義矣二章所貽者彤管其將以禮法自守不可越也此靜女之所以為美也三章再申言其美者信其為美也自牧歸荑若女子所歸之路路已荑矣非復俟我不見而已絕而不來久矣此其美且異也非以此為女之美也美其所以貽我彤管果能以禮法自持如此也此所

以為靜一也然而此詩乃曰俟曰貽猶有接焉何也有所接而能堅確自固所以為節與德也女雖深處苟非大家亦有不能不接者焉西晉郝夫人因汲水無旁視而王導納之為婦者也

新臺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蘧條不鮮新臺有泗河水浼浼燕婉之求蘧條不殄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以詩之三章推之前二章不鮮不殄疾宣公也蘧條之

人已不鮮不殄謂既老且病而不死也於時宣姜固有求伋子之心非若他日之構伋子也未章宣公已有以得宣姜鴻離於網不復有伋子矣由是推之孔氏所謂未至衛而要之者似若有之焉魚網之設與燕婉之求皆初妻伋子之辭也河水雖感興而言亦國人思所以流其惡之意

二子乘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伋壽爭死亦已奇矣傳之外唯此詩爾不得與申生同晉獻可以言而不言衛宣不可以言者也皆可以無死死傷勇矣伋不得爲孝壽不得爲弟者所害者大也詩人以乘舟爲言者伋以妻故壽何爲哉疾宣公之甚也謂二子所遭不同而俱爲宣公子將陷溺於巨浸之中無畔岸矣是則可哀也明二子所以死之心也國家之禍如此去將何所之乎首章汎汎其景二章汎汎其逝矣國人皆言其不可思也伋不逃父之命壽不陷兄於死雖無小瑕而有天害矣

鄘栢舟

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髮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栢舟在彼河側髮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名詩與邶同而義與邶異者栢舟之在河也舟未有無水而可行者明舟之不可出乎河也猶女之不可出乎夫家也之死者猶言至死也失信也慝過也母憂其節之難全慮其有失故以死自誓而謂其母之不信乎人也故誓言之栢之為木堅久者也殷人以為社有美質

者也

牆有茨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名詩之旨如毛氏反傷牆之說固善似亦未暢以其言之不可而不言於牆茨何與乎似是踰牆相從之意故有取於牆書垣墉既茨若深扃重門之意也詩人謂人

之居室所以爲此者備盜也猶說難謂不葺將有盜是也今之公子頑乃自居中葺而亂其室盜不自外至牆茨皆無用也詩人疾之謂牆之上加茨焉可盡去也中葺之言其所不可形言者人盡知之何以牆爲又何以茨爲所以然者宣姜本爲伋妻而從於其父又與宣公構伋子而殺之醜也甚矣迨宣公死子朔爲君又通於公子頑而生五子宣淫於天下五子又皆聞於一世則中葺之言尚可掩乎此詩人所以欲掃除而託牆茨以爲辭也不可道猶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君子偕老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儀子之不淑去如之何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拂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蒙彼縵絺是絀袞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說此詩者若謂宣姜宜與宣公偕老也以其事攷之則似不然州吁弒桓公自立石碣使陳討其罪召公子晉於邢立之是爲宣公宣公豈得未昏乎其上烝於夷姜

且生伋子又公爲伋妻於齊而美宣公要之是爲宣姜
計其年齒公固宜長於姜三十餘年矣又非夷姜之比
不得以夫婦言相期於偕老也詩人以偕老名詩爲宣
公宣姜之齒相遠之甚也以詩辭攷之則信以姜之鬢
髮而配公之皙也是一老一少不相等如此詩人謂夫
婦之道當如初昏之時備夫人之禮服故曰象服是宜
可也今也老穉不相等可謂不淑矣去當如何哉二章
復禴翟之盛鬢髮之宜而公之須眉已白而可以爲天
爲帝乎三章子之清揚顏宜過於皙矣展如之人指宣

姜誠爲國色故宣公卒公子頑烝之而生五子計其當
宣公卒之年纔三十歲也詩所謂服飾之盛皆夫人之
服也委委佗佗似若夫人宜此服非謂人君之德也

桑中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去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
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麥矣沫之北矣去誰之
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去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
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詩章之同辭者多矣未有以中間一辭名詩者以前三句爲名者有矣此詩前四句之義皆無取焉後世之言淫奔者必以此詩爲首談鄭衛之音莫先於此其爲變風未有加焉何也牆有茨至於不可形言乃不以爲先此詩章七句其言采與思者皆男子也言要送者女子也男子之情未有無故而能通者必女子先焉故強暴不加於貞女若善學柳下惠則男子之奇是也故此詩以桑中爲名始於女子者詩人之微旨也秋胡采桑婦也而爲百世稱首也文王之化以刑於婦人女子者爲

極至亂世之風必自淫奔始也是詩首章以姜爲言姜齊姓也按衛宣姜與魯文姜皆齊女皆隱桓之世特不詳宣姜果爲齊僖公之女乎文姜之惡書於春秋甚詳宣姜之惡尤詳於詩魯之禍薄於衛者衛國之人化之甚也

鶉之奔奔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爲兄鶉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詩以二禽爲比莫詳其孰爲宣姜孰爲公子頑也詩人

必有所指以其句讀言之豈二禽之相爲配偶乎觀羽
族之孳尾未嘗不從其類鷦未必果與鵲合詩人喻其
非類耳猶宣姜之與公子頑也罪宣姜之甚故以名詩
惡姜之靡也召南亦以鳩鵲興文王太姒二禽亦未嘗
雜處其巢詩人之旨自有所主不可以此言宣姜首悖
其夫急子而從宣公中又譖而殺之終又爲公子頑之
室生五子焉以衛武公之聖一再傳而亡其國一婦人
之惡也其禍與陳夏姬相若已事之鑑安可枚數哉
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
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
降觀于桑卜去其吉終焉允臧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
夙駕稅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騶牝三千

衛自康叔至於莊公四百餘年未嘗有變故一蕩於宣
公之淫泆宣姜又無人道宣公在位十八九年惠公首
末出入三十年公子頑在中冓時也見閔公二年齊人
強昭伯以烝宣姜狄遂滅衛一宣姜之爲衛患如此齊
威公之立戴公不踰年而卒遂立文公自徙楚丘至於

城楚丘三年之間新立之國已致殷富駮牝三千雖美
之之辭未必其實而元年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則其實
矣按衛宣公在位與齊僖公晉命於蒲矣又嘗與齊鄭
宋盟於惡曹矣又嘗入邠伐鄭盟瓦屋伐盟向戰郎其
所以立國者未過於弱也其子惠公不能定其位懿公
立八年而見殺於狄非有齊威衛遂亡矣由是言之
宣姜之禍淫亂於內雖有他善不救於亡然後知正身
正家之道不可不謹如此一宣姜之無道風俗大壞衛
幾昏而爲夷一文公之主國三年而過其舊聖人備著

其事使後之爲國者知致亂如此之易致治亦如此其
速衛之國風豈徒列其淫泆不爲之掩哉聖人獨以三
衛繼二南示萬世人主以齊家治天下之軌範如此其
昭昭也詩僅百餘言耳而經營制度農桑事物無一不
具而理義之微德業之粹獨於卒章盡之詩以定之方
中名詩者記其建國之時於農隙而用民力也一詩之
旨盡在塞淵二辭衛文公之盛德不待殫述也夫人主
之爲善患不造乎極至則已苟有造焉其所感移豈容
以常情計量也哉然齊威成宣姜之惡使至亡衛而後

封之亦總小功之察也斯所謂薄德歟

蝮蝮

蝮蝮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朝濟於西崇朝其兩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此詩三章前二章女子有行之辭皆同但協韻少異耳後一章通爲疾惡其人安得強生分別而爲陰陽逆順之論以其辭推之蝮蝮朝濟均爲虹故皆以女子之行爲辭然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與泉水竹竿雖同二詩

皆女子念其家也此詩則不然詩人似若疾女子如孟子謂踰垣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者也此猶春秋美惡不嫌同辭詩之疾淫奔若謂女子專恣而行不恤其有父母兄弟者也以其取喻驗之可見虹爲陰類因太陽斜光而見故晚則在東詩之首章謂其情之不可指言也此淫奔之始也固已甚矣朝濟于西則尚早也本以止雨而爲霽崇朝其雨則不可禁止者也首章言男女已將失時故以晚爲喻若朝濟則男女之年尚少也已不可禁止故卒章疾之甚

相鼠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

此詩至易曉而有難知者人但以無禮若世俗常談耳則亦疾之已甚也竊詳詩辭以皮齒體取喻何必鼠哉鼠晝伏而夜動畏人者也又與人同處近於人也儀匹也首章已疾其無匹又宣淫不止卒章言無禮殆無上下長幼之節以陵節爲可安者也此喻公子頑之淫宣

干旄

姜者乎不然何惡之甚至欲其亟死以無汙辱人道也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子子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此詩大抵難知諸儒雖多爲之說要之不能不窒姑言其可知者自定之方中之後亦均之爲刺皆危亡之事獨此詩間其間爲盛美若衛武公之時何不相等如此

詩說卷第二
廿二
哉定之方中先儒謂淫亂者必亡其國其勸戒誠深定
之方中之後國人化其風者也此詩乃國人美之何哉
竊意此詩亦刺也刺其卿大夫序取爵秩而不可與爲
善也首章自郊而顯用之凡詩人加彼之一辭者皆外
之也猶聖人謂彼哉彼哉者也彼之居此位者信美矣
猶所謂彼以爲天下之美盡在己何可與之爲善乎卒
章并不可得而告語矣以此推之皆通

載馳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

則憂旣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旣不我嘉
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閱陟彼阿丘言采其蕪女子
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我行其野芄芃其麥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
我所之

說此詩者當觀古人於國事皆與民庶同之雖夫人之
歸國人皆得而制焉不必其臣下敢言其非也許穆夫
人齊女宣姜之所生也國人以宣姜之宣淫爲世大醜
故於夫人敢得而尤也此許人之情也夫人之不得遂

其志固知屈於國人以伸其大義矣然聖人所以錄許詩於鄘之末者固有善之大者當衛之亡戎狄方強視周大戎之禍未遠當時諸侯未知所以救衛者夫人齊之出也可以控告於齊齊有桓公之方伯夫人蓋知其足以存衛也故於末章言許之諸臣無以我爲尤雖百爾所思不若我之所主在齊必能存衛以安諸夏也言非齊則許亦不能保矣此詩之所以可錄歟按左氏傳閔公二年齊之威公至是已伯中夏二十餘年矣初齊人又嘗使公子頑烝於宣姜而生五子衛文公其次也

文公爲衛之多患而先適齊矣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亦以夫人賦此詩故是衛之復興此詩之力居多故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明非他人所能與也夫人之特見當時臣民豈所可及乎固宜斥以無知之穉易言是狂也

衛淇奥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奥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

匪君子終不可諉兮瞻彼淇奧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
如錫如圭如璧實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名詩以淇奧者義不在淇也衛詩多以淇爲言雖桑中
之大惡亦曰送我乎淇之上蓋以淇爲興衛地之水也
是詩名以淇奧義在於興淇何與哉奧之義何也雖莫
詳其義之的以意逆之豈水之防岸歟此其所以取喻
也氓詩曰淇則有岸是也自古至聖大賢非如後世儒
者所謂備道全美也惟其深自敬畏以納於法度準繩
之中如吾夫子七十從心所欲而不踰矩文王小心翼

翼是也故舜於執中之後猶曰無稽之言勿聽語顏子
以四代禮樂猶曰放鄭聲遠佞人此武公所謂無以我
老耄而舍我之意抑詩所謂惟德之隅者也奧之義即
德之隅也若大學所衍之義似若吾夫子因此詩以發
新義詩意若非有道學自修之異衛人所謂睿聖武公
是誠有大過人者焉然首章與二章瑟僖以下同辭每
章同辭者多矣獨兩章同辭者甚寡蓋切磋者進德之
原也琇瑩會弁者稱德之服也故歎美之辭皆同至於
圭璧金錫成德已備矣故以別義發之特重較之旨不

可知似若謂其待人之厚如此繼以戲謔之辭此旨必深切意武公盛德至善若此矣宜其巍然不可即也至其待人接物曾無等衰之異大凡人之品級不同惟至下者有近之不孫遠之則怨之患聖賢處此有張弛焉善用其謹不至於廢其節人人以爲與我厚此尤人所難能也故詩人以此爲武公全德之至歟重較如呂和叔之說可也切磋琢磨本若一義妄意聖人若謂治骨象之法受斤斧者深其工易加其質易移故曰道學也治玉石之法堅密而難攻歲月磨磷不容速成故曰自

修也武公以道學成其質矣又積漸以琢磨之二者兩全而内外交養所以養成於悠久之後而人心自不能忘乎詩以綠竹爲喻三章各異者詩旨所寓也猗猗似是茂盛之貌德之始也青青則已有蒼蒼之幹德之成也如簣則達之於用人藉以爲安德之終也詩人固無虛辭非可略也

李曰岸曲爲隈奧淇水之出也出衛州共城北山左昭公二年北宮文子賦淇奧字從水之奧字通用也毛氏以爲綠王蒨竹篇竹也陸氏以爲草與終朝采

言言卷第二
綠同蓋本爾雅也李謂前漢辛武賢下淇園之竹寇
恂傳曰伐淇園之竹以爲矢是淇水有竹明矣有匪
論語所謂斐然成章大學亦用斐字僭荀子曰偃者
俄且僭爲寬大之文也金錫圭璧者盛德之至有剛
有柔其化無方或銳或圓其成不易其化無方所以
爲道其成不易所以爲義戲謹如前言戲之耳之戲
不爲過也

考槃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

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
永矢弗告

以槃爲樂成槃樂之志殊不可知詳思之槃與盤同自
古所謂槃義者惟隱者得而用之他莫之敢居也始於
易之屯初九盤桓居貞歸去來辭曰撫孤松而盤桓李
愿盤谷曰隱者之所盤唐人之詩曰朝日上團團照見
先生槃槃中何所有首宿長闌干下而田野上而廟朝
未有用槃義者如經所謂槃樂者亦盤旋美於樂而
不止者也夫以澗水之旁山阿之上平陸之地而碩大

詩說卷第二
十一
之人居之非隱者而誰乎碩大之人宜在朝在位可也
今乃在此山林平疇間而乃寬大從容隱者無所事乎
世故於物得以盤旋而無勤勞厭憚之態是以取此爲
義古今不謀而同然者也惟賢人之隱無預乎斯世則
能成其隱逸之事此名詩之義歟惟其然也是以首章
爲言言獨自言也如寢不言之類二章爲歌三章爲宿
旣安於肥遯故始於在澗在阿至在道路而從行役亦
不以輕告於人者何也隱者之在山常也若饑餓不得
安於山谷或出而遊於世不使世人得而知所以自謀

其生至於在路也近世白雲郭氏隱於三峽每歲常一
至荆州市竹木取衣用而歸其大隱朝市乎遊於世而
人莫之知故曰弗告也詩人要有自然之旨非可強以
善意附益之也畎畝不忘君雖君子忠誠盛德於此詩
則未必然過焉者以爲不忘君不及焉者以爲誓不復
入朝何相遼哉要是避言避色避世之意不容窺測者
也寐以獨爲文則寤亦獨也寤寐之間心獨自知之其
所自知非人所能與聞諉猶忘也尚未免有此心也過
則舉天下之樂無以過也告則不可容言獨知之而已

矣

碩人

碩人其頎衣錦裝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嬖譚公維私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敖敖稅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幘鑣鑣翟裼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汛濊濊鱣鮪發發葭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暵

莊姜齊女也其賢聞天下莊公之溺於所嬖不可以常

理言國人陳盛其君母之色夫乃未宜乎以色爲事非妃后之道也明莊公之惑出於人情之外明莊姜能以其色自貴而以德居之此其爲不可及歟詩人謂色與德與勢皆足以重於衛國備陳而詳述之盡在此矣莊公卒使無子而嬖者進焉莊姜之賢愈著莊公之惑愈明不然詩人何爲聒聒哉特有一辭難曉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此義終有礙豈君之視朝羣臣朝於外其退朝也后妃以翟褕朝於內方翟裼以朝之時謂君在外朝治國事使大夫且夙退此豈賢妃輔佐君子之道詩人

之言言卷之二
之旨必有大焉者此詩蓋國人美莊姜之賢疾莊公之
惑也國人謂大夫與君共治國事者也猶當夙夜以無
虧內朝之儀而嬖人乃專寵至於奪君夫人之位可乎
此微而婉詩人感動之旨亦深切矣此詩無素以爲絢
一句而論語注以爲逸以子貢之問言之非逸也以起
予推之以后指此句爲可刪故聖人謂之起予也由是
言之此句爲刪明矣卒章似指莊公蕩蕩之德洋洋活
活也故魚貫而進者如此之盛庶姜孽孽則爲孽者衆
庶士有竭在朝之臣亦無所容其力也此章皆爲比也

河水皆喻莊姜之寬大施衆喻莊公網羅姬侍如鱸鮪
之衆積譽如此所以遺孽而臣下莫之救乎

氓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
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乘彼坳垣
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
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桑之未落其葉沃若
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
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

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畔總角之宴言笑宴宴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是詩首末皆女子之辭而以男子爲名者怨辭也怨而不改其度執心之壹矣然始不以正不由媒妁之言而至於奔此固不足以持男子之心於不變後世衰薄變節多在女子衛之所未亡者其風未爲甚靡也若谷風

則震蕩矣鳩有婦道存焉反者謂初意相得不謂其不然也不思其不然而追咎於始之不善固當自斷其無望也矣此猶變風之善者歟

竹竿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淇水悠悠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此詩有難知者序詩者但見有遠莫致之又曰遠父母兄弟遂謂其適他國若果適他國豈得有泛淇水寫憂

之辭此非思想之辭也詩之四章辭意不出乎淇泉水之外則是未嘗適他國也有所思而不得遂當淫奔之時而能自制其奔蕩之情是不溺於習俗聖人以此爲可錄也釣淇而有所思制於勢而不得行其遠非果遠也泉水亦衛地邶風有泉水者亦衛風也泉淇二水常限制而不得越也女子遠父母兄弟謂女宜有所歸巧笑之瑳女子事也佩玉之儺男子事也不得而偕也想望之而已爾故卒章以悠悠自斷徒以銷憂而已衛詩無其靡之風聖人所以別於邶鄘者乎伯兮有狐之

芟蘭

旨皆與是詩不甚相遠聖人以其近於正而不淪於邶鄘之變風以錄之以明康叔之遺化

芟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芟蘭之葉童子佩鞶雖則佩鞶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詩之刺惠公則有矣驕而無禮何在哉以國君之尊雖曰年幼而以童子斥之尚謂其驕歟如鄭氏所謂柔弱蔓延則固惠公之質然也強則能驕弱則弛矣按左傳

言說卷第二
四十二
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公子頑上烝於宣姜而生五子既立及四年矣二公子立黔牟而惠公奔齊越六年齊伐衛納惠公惠公弱則過矣不能驕也詩人之辭謂以童子而服成人之服雖則服之誰不知其爲童子而狎之乎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謂不稱其服也故其詩曰雖則佩觿佩鞶人不以其佩而尊之也

河廣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伯兮

伯兮 鳩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其雨其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痲

詩意若思其君子其辭旨近於正幾若衛正風未嘗有怨對之意是以錄而不必過求者也執殳未爲賤事能衛上者也衛上忠也室家思其夫以正聖人以其近正不以膏沐爲容甘心於憂且病乃不得列於碩人之次然他亦未有指所天爲伯之例善惡相遠如此宜缺以

卒章求之若女子思其兄之辭若以伯爲兄也卒章又
不通矣

有狐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有狐綏綏在彼
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
之子無服

詩意殆不可識曾不見殺禮多昏之意以例求之齊風
南山序謂刺襄公淫乎其妹詩亦曰雄狐綏綏此詩曰
有狐又曰在彼若未相及也狐多疑之物易謂濟與否

也隔於淇則不得濟三章言其憂言其能自制其情如
此邶鄘多淫衛則未至於靡也詩序大抵同之說者強
以序釋之矣

木瓜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
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
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按左傳戴公文公皆衛宣姜所生宣姜齊女齊人嘗以
惠公之弱使昭伯烝於宣姜齊之昵愛宣姜甚矣及狄

滅衛而許穆夫人賦載馳齊威公遂戍衛而卒封之此
齊衛所以厚也詩序欲厚報之似得詩意矣而莫能盡
其旨閔公二年且衛已亡齊桓公城楚丘以立賢君國
以復興可謂有大造於衛衛何以報此德哉是非施之
輕而報之重也詩乃以木瓜喻齊瓊玖自喻夫乃相遼
絕乎說詩者所宜思也詩意政以衛不足以報此德而
云投以甚賤而報以甚貴常也施以甚重不能報矣衛
豈能報齊哉齊大國而又有大造於衛以玉爲所報之
物可也所投重於物百倍則無以報矣明衛之不足以

報也故皆曰匪報也報之以是心耳始言木瓜而浸至
於木李亦微寓齊桓公德意之薄此存三亡國以屬諸
侯義士猶曰薄德者豈以聖賢之事望桓公哉當狄入
衛入邢之時桓公伯業已大不敢輕用其師待其既滅
之後遷而封之固不足補所亡春秋不以此責齊威者
待之者固薄也

詩說卷第二

詩之有聲也，其於人，猶水之於魚，木之於鳥也。然則詩之於人，豈可少哉？
 夫詩者，天地之心，而人之心也。天地之心，不可見也，而不可不聞也。人之心，
 不可見也，而不可不聞也。故詩者，天地之心，而人之心也。天地之心，不可見也，
 而不可不聞也。人之心，不可見也，而不可不聞也。故詩者，天地之心，而人之心也。
 天地之心，不可見也，而不可不聞也。人之心，不可見也，而不可不聞也。故詩者，
 天地之心，而人之心也。天地之心，不可見也，而不可不聞也。人之心，不可見也，
 而不可不聞也。故詩者，天地之心，而人之心也。天地之心，不可見也，而不可不聞也。
 人之心，不可見也，而不可不聞也。故詩者，天地之心，而人之心也。天地之心，不可見也，
 而不可不聞也。人之心，不可見也，而不可不聞也。故詩者，天地之心，而人之心也。

